

电影节3天半看了17场！ 在高密度中体验电影的“艺术浓度”

对于影迷来说,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SIFF)都是一场真正的观影盛宴。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理事陶赋雯一共购买了18张电影票,在3天半的时间里,她在换场的间隙中记录下每一场电影的观影感受。

本期《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邀请这位超级影迷兼电影评论人分享这次电影节的收获。

3天半看17场,沉浸式投入电影节观览

按照电影节排片人王佳彦此前的介绍,“今年电影节有1600多场电影,47家影院,58块银幕,462部电影”。陶赋雯这次电影节一共选了18场电影,因为从6月18日起,她要去南京、宁波和武汉参加学术会议,所以只能参加“半程”电影节。

作为一名研究“影像史学”电影教育工作者和活跃的电影评论人,陶赋雯每天都会记录观影评论,她告诉记者:“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全球A类国际电影节,已然成为上海城市发展新的文化标杆和文化品牌。3天半,17部电影(另有1部电影错过了),天天在冷热交替中感受人类宏大的情感与丰富的历史想象。这是我自己的功课,亦是文本认知的升华。电影的发掘与艺术表现力,让我们可以通过剧场时光通道,‘回到’那个历史现场,历史上很多的‘鲜为人知’,需要文献档案佐证,也需要新的传播媒介工具。通过电影节我们可以把地球另一端的故事带来,也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瞬息变迁通过艺术凝练,分享到世界各地,继续将电影作为‘胶片盒中的大使’,出访世界。”

6月14日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启幕,陶赋雯当天在五家电影院辗转,看了五场展映影片。第一场是早上10点30分在天山电影院观看电影《塞麦尔维斯》,讲述匈牙利医学先驱、被誉为“手卫生之父”塞麦尔维斯医生致力于解决曾在欧洲产房一度爆发的“产褥热”的故事。“这是一部人物传记片,见证一段历史与心灵史。”陶赋雯说。

陶赋雯认为,就东方文化情感而言,中日韩电影一直保留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即便有多部同名电影翻拍,还是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质感,无论是黄手帕系列,小Q系列,或是合作创作的《硫磺岛来信》《艺伎回忆录》《哥斯拉》等。本届电影节受到瞩目的经典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是日本导演山田洋次先生于1977年拍摄,改编自美国作家彼得·哈米尔小品文《回家》,而后美国又翻拍电影《黄手帕》,但东方含蓄更加隽永动容。而韩国与美国合作拍摄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口碑之作《过往人生》,则关注韩国人的“因缘”论,在实现梦想的移民国,一对韩裔青梅竹马跨越了两个12年,物是人非,从麦迪逊桥叙事到布鲁克林大桥下的悸动抚平,“廊桥遗梦”主题的继续延续,依旧是留于心安之所,也记录了今天浮躁社会下的情感之路。

作为二战历史记忆研究者,陶赋雯在本届电影节也着重关注日本战争与战后文化改造题材电影。6月15日晚上20:40,她在上海影城看了《清作之妻》。“故事发生在日俄战争前后,这是日本战争电影的开端之作,在盲目的爱国热情之外,不入世俗者才能对战争保持清醒。导演增村保造也是后来日本新浪潮的启蒙者。”陶赋雯说。

6月16日,陶赋雯在静安的艺海剧院观看《广岛之恋》,这场电影是本届电影节为纪念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专设。陶赋雯谈到:“第一次看电影《广岛之恋》是硕士期间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旁的雕刻时光咖啡馆,对于‘原爆’与战争创伤的自我语感大为震撼。《广岛之恋》是完于1960年的经典作品。我没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会继续研究日本二战电影,专程去广岛与长崎考察,采访了原爆经历者,留下口述史资料,后以原爆电影这一表象为博士后阶段探索媒介记忆的深化研究。”



6月16日,陶赋雯与德国导演安德烈亚斯·哈特曼在朵云轩影城合影



陶赋雯在增村保造导演的电影海报之前

这天中午,陶赋雯在朵云轩影城看纪录片《蒸发》之前,遇到了该片导演德国人安德烈亚斯·哈特曼。“他关注到当代日本社会特殊的一个群体:‘蒸发之人’,即一部分或许是为躲债、犯罪、逃避家庭暴力的人群,从过去的生活中人间蒸发,彻底离开。而纪录片之外,导演带领大家去溯源这一事件的因由,日本社会长期严酷压抑的工作文化加上缺乏家庭和社区支持,导致了‘蒸发’人口的一度盛行,一旦犯错,他们除了逃离,没有其他机会。这个出口究竟在哪里,纪录片只是一个观察社会的切口,引发了社会思考。”

6月17日上午,陶赋雯在艺海剧院看了涉及美国议会民主表达的政治喜剧《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中午散场之后,陶赋雯匆忙从艺海剧院赶到沪北电影院看《土拨鼠之日》。“电影是研究时间的艺术。循环论的电影有很多,大体是一个性格缺陷者进入了这样的时间困境,在时间的‘修炼’中,去掉消极的妄怠与躁性,找到真爱与生命的意义。”陶赋雯表示。因为要去南京做会议准备,6月17日下午,陶赋雯在天山电影院观看了自己在本届电影节的最后一部电影——《白色巨塔》。

在陶赋雯看来,沉浸投入电影节的观览,让智识增长,精神愉悦,开阔眼界,感受世界之奇妙,叹看艺术与历史的融合,因为电影节是世界多元文化的记忆乡愁;而参加电影节活动,则是在饱览多样态视觉流中带来异乡的声音,找寻那一束光背后带来的历史人生思考。

对话:每天记录,体验电影的艺术浓度

Q 新闻晨报·周到:每天记录自己的观影感受,一般是在路上吗?

A 陶赋雯:所有的观影记录都是在路上间歇记录。因为多部电影其实是之前看过的,在这次电影节上再次复原记忆,或者就像是一场圆梦致敬电影人。如果不记录的话,可能后面也没有再腾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去年电影节我写了三篇专题评论,其中《“镜中她”——记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呈现的女性“欲望书写”》荣获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妙笔生花”奖,也在《上海艺术评论》第4期对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做了一份总评《电影节,是世界多元文化的记忆乡愁》。

Q 新闻晨报·周到:对于这次电影节抢票有什么得失?是



陶赋雯在广岛采访“原爆”经历者

不是以后在影院的远近选择上会注意?

A 陶赋雯:买票是几秒钟之内必须要做的决定,根本没有时间去分辨这部电影到底在哪个地区放映,来不来得及赶上?我甚至记得有两场之间(电影院)距离要50多分钟,而电影放映间隔只有20分钟,甚至打车的交通费用超过电影票本身。但既然买下,还是希望能赶过去感受沉浸观影的魅力。唯一遗憾是排片密度太强了,你没有办法留驻多余时间再详细记录,但这就是电影节的魅力吧,它让你在那种高密度当中去体验电影非常强烈的艺术浓度。

Q 新闻晨报·周到:有些展映的影片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影迷为什么选择去电影院看?

A 陶赋雯:可能就是一种银幕感吧!应该说,这种银幕感也来自于上海拥有非常棒的巨幕屏。每届电影节,是对上海大小新旧电影院的集体巡礼。多部修复后的4K高清晰与IMAX巨幕屏,让观影产生了新的清晰视像,扩幕了沉浸魔力。我这次观看的多部影片都在巨幕厅。对于影迷来说,能在大幅屏幕中看到来自世界各地“运动的历史”是一种幸运。

Q 新闻晨报·周到:如果这次不去南京开会,你会看多少场?

A 陶赋雯:研究世界电影理论以及国际电影节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去年电影节看了30多场,这次是3天半看了17场。如不去南京开会,每天都会看足5场,所以就像我买票前做足的功课,先浏览所有片目,也是快速欣赏今日世界各地导演新奇的想象与魔幻题材。但每天观影只有五个时间段,于是在纸上列出你最想看的片目,有时候一个时间段可能有两三场你特别想看的,你都把它都列出来,排序加圈,便于抢票时做出秒判断。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中午12点刚过,我首先买的就是殿堂级的251分钟导演赛尔乔·莱昂内剪辑版《美国往事》,五秒之内就没有票了,所以只买到第二排中间位置仰头观看,就像《天堂电影院》里那个被光影夺魂摄魄的少年。

Q 新闻晨报·周到:你之前提到看电影对个人的——“这是我自己的功课,亦是文本认知的升华”,于你而言,今年电影节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小遗憾?

A 陶赋雯:每一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可以邂逅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作品,这本身是一段观礼异风异色、品味文化多元样态的幸福旅程。在我没有到上海工作生活之前,2017年第一次从南京周末专门赶到上海来看电影,只有两天奔波不同电影院。2019年到上海做博后直至工作,应该每年这一时刻都不会错过电影节,曾经也受到“日本电影周”的邀请来谈我研究的当代日本媒介文化。这次电影节上映了多部日本经典电影,包括法国、日本合拍的《广岛之恋》,山本萨夫导演的《白色巨塔》,高仓健先生主演的《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每一部电影结尾,观众们都一起鼓掌,并等候片目整体放完,这就是观众的共鸣与共情。

当然说,留下的遗憾可能是科幻电影鼻祖《大都会》《2001太空漫游》没有买到票。抢票当日,等我再去关注它们时,已全部售罄,今年高考作文题大家都关注了对于科幻话语的未来期待,所以也期待启发思考的科幻经典能够加场。毕竟像这样一批早期经典影片,我们都是从录像带时代过渡到电脑上放映,或者是在线观看。电影节还会有幸看到不同的电影剪辑版本。看到某一时刻的择选、精琢与放弃,或者让被动剪辑掉的镜头“荧幕重生”,这种在电影节期间发生的留档资料修复和再发掘,也是对电影史和迷影的一趟精神还乡之旅。像本次放映的《美国往事》是251分钟的导演剪辑加长版,这一版本我以前没有看过,而且剪辑加进来的镜头画质与原先高清修复的不太一致,容易跳戏,但毕竟补充了此前不知的绵密的历史细节,所以虽然四个小时电影看到凌晨一点,深夜走出天山电影院时,那段排箫的旋律与“他人的一生”“一个时代的终结”还在心中徘徊不已。

文/晨报记者 严峻嵘 图/晨报记者 严峻嵘 受访者供图



扫码观看视频